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八

宋 童宗說 張敦頤 潘緯 音釋

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零陵郡當
作連山郡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

獨名于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

題作零陵郡乃永
州唐連州連山郡

貢鍾乳未嘗出永州以年考之元和四年永州刺史崔
簡連州刺史乃崔君敏二太守之姓同故題亦從而差

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
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雖然謠曰眊之熙熙崔公之來公
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
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
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

給徒亥切欺也

今吾刺史令明而志

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
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
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

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

而乃誠

一本無
今人字

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

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

潘云毀
作序

鼻亭神象祠也

前漢昌邑王傳舜封象于
有鼻注在零陵鼻與庫同

不知何自始

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

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

薛伯高也
刺即刺字

除穢革邪數和于下

州之罷人

罷音疲

去亂即治變呻為謠若痿而起

痿人佳
於危二

切痹濕病

若矇而瞭

矇音蒙瞭力小切

騰踴相視謹愛克順既底于

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

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

孟子云天子使吏治其國

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

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

主神也

公又懼楚俗之尚鬼

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

左傳十年句

又曰淫祀無福

禮記句

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

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

教一本作崇

去奇邪

奇居宜切

俾斯

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

肅一本作庸

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

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況今

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

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瘥公起

其羸髻童之器

髻田聊切

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

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

羨一作恣

俾我斯瞽千歲之真

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適公之
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
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一本無明與愷悌字不惟禁
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阪有堂

阪蔣侯切隅也

堂之地隆然負塼甃

而起者

甃甃甃切甃甃也

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夷

之而又高

夷平也

凡持錘者盡死

錘側洽切

永州居楚越間其

人鬼且機

機載二名

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

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

長臻兩切史記天官書載水澹澤竭

地長西漢

甘茂盟息壤

戊合依一本作茂史記秦王迎甘茂於息壤因與之盟

蓋

天文志同

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

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郊

山海經啟筮云又出淮南子鯀與鯀

同

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

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鋪者其死於勞且疫

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

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與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與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與雖增以茂樹叢石穹若洞谷蒨若林麓

蒨蒨孔切

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與

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弃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

北垂

屬之欲切連也

凡坳窪坻岸之狀

坳於交切窪烏瓜切清水也坻烏尼切

無

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榿栴之植

榿連切

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蔭蒼蔚步

武錯迂

迂阮古切過也

不知所出溫風不燥清氣自至水亭陴

室曲有興趣然而至焉者徃徃以遽為病噫龍興永之

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

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

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

之宵宵

伊鳥切

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大和不遷

茲丘之巔與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蕩音篠

小蕩徒黨切麓曰薪細曰蒸篠小竹蕩大竹

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

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

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翦
焉叢莽下類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為之益高地為之
加開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
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為州司馬
官外常員

一本外字下有乎字予厚永貞元年貶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

而心得無

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為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
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為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
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

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為果礙耶今之闢
之者為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
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一本有
乎字有無之方以自狹
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永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為邵州道貶永
州司馬至則無以為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
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

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為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
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牖以為戶戶之外
為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瞻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
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
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
即羣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為
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為
徒遂書為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異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

越人信祥而易殺倣化而偁仁

爾究切又音面背也

病且憂則聚

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

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直我已矣

一本

無已字

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

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

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

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

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遂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達達橫

術

潘云音遂
小徑也

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

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為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

潘本作
非同

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

圃一本
作圃

田若

千塍

音繩猶
中畦也

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

月某日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土音杜潘云淨
土佛國土也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

潘云上音捐下
音萬即天竺

釋迦牟

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

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

乃旦切

衆寶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為友有能誠

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
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
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顓大師
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

顓魚
豈切

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

脛

臧日切
音質

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

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
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

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于實相境與
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葺茲宇
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
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
之像續胡對切畫也繒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
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筏音伐水中大筏遂以天台十疑論書
于墻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

附

江之許凡舟可繫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
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
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

鍛都玩切小冶也一木無鐵字

其人去而

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
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
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
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
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

不足釜錡錢鑄刀鈇者

錡魚綺切三足釜也錢音剪鑄音博田器也鈇膚甫二音莖斫

也刀

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

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

樂為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

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

號以至於敗為世笑僂

與戮同

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

實而不得釜錡錢鑄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

之驚於是未矣余以為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

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為志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九

宋 童宗說 張敦頤 潘緯 音釋

記山水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
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
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

瀧 閭江切
大奔湍也

東至于黃溪東屯

或無

黃溪字

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

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

或無神祠字

祠之

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

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

揭音懇揭衣也

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甕側立

千尺溪水即焉

即一本作積

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沈沈無聲

沈沈一本作沈之

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

元注云楚越之人數魚以尾不以頭

也

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頽

斷齧

類胡來切又古海切齧下也齧戶感切
斷魚巾切齒根肉齧五各切口中肉

其下大石

離列

離一本
作難

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鵠方東嚮

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銷
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
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
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
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通而又有本其
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

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啟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為僇人

僇與戮同

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

隙與隙同

則施施

而行

潘云施如字徐行貌又音怡

漫漫而遊

漫莫半切

日與其徒上高山

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

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

一本更有卧而夢三字

意有所極夢亦

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

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

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

指一本作抵

遂命僕

一本更有人字

過

湘江緣染溪

染一本作冉

斫榛莽焚茅茷

音吠符廢切草葉威貌亦作茷音跋

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

踞音據蹲也前漢史註謂伸其兩脚

而坐其形似其

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

岿然洼然

重云岿火加切岿山深之狀潘云洼烏瓜切深也

若垤若穴

垤徒結切蟻穴

尺寸千里攢蹙累積

攢祖九切

莫得遯隱縈青繚白

縈音了繞也

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

類

培薄口切樓朗口切小豕

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

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鉛鋤潭記

潘云鉛音古鋤諸韻無從母字集韻作銚蒲補母朗二切並注云鉛銚溫器

鉛鋤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

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鬪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
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
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

亟去
吏切

一

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
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

質音茂
交易也

予樂而如其言則崇

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

者一本作而又一
本者而字並存

有聲潏然

潏祖宗切又音終
小水入大水也

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

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

也歟

鈎鈎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鈎鈎潭西

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

而一本作之

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

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壯者

壯一本作

狀

殆不可數其歟然相累而下者

歟音欬與嶽同山險也累倫退切

若

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

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龍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弃

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

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

剷音產潘云剷諸韻玉篇皆無此字義當作剷平也

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

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

流鳥獸魚之遨遊

一本無魚字

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

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潏潏之聲與耳

謀

重云潏音營水回也

悠然而虛者與神謀

一本有兩悠字

淵然而靜者

與心謀不市旬而得異地者二

市一本作匝同

雖古好事之士

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鄠杜

鎬戶老切
鄠音戶漢

上林
苑地

則貴游之士

一本無
之士字

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

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

賈即
價字

連歲

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
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
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岸卷

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嵒

嵒五男若男
五感三切

青樹翠蔓

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

依

一云披拂潭中下
視游魚類若乘空

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

爾遠逝

俶昌
六切

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

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

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

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

龔一

作

龔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袁家渴記

渴音渴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鈇鉏潭
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
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其
處也

永一本
作水非

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

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
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
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

一本更
有石字

上生

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

音歷石也

其

樹多楓柟石楠榎櫨樟柚

柟如古切楠音南榎毗連切櫨音諸柚余救切

草則

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

合歡草名

轆轤水石

轆轤音交葛猶

交加也

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

箭勑香氣

箭烏功鳥孔二切勑音勑

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巖

潘云上音威下儒佳切巖巖草木華盛貌

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

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

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
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
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
蘚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
尺清深多鱖魚由條置切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

于渴音楊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

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

一本作連字

予從州

收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

醜山
宜切

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
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
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
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

水之大倍石渠三之

一本之下
更有一字

亘石為底

一本無
亘字

達于

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與水平布其上流若

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

揭音憩又上列切

折竹掃陳葉排腐

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

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

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

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

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

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

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

潘云睥睨計切睥睨五計切字疑

以土廣韻引博雅埤埤女牆集韻城上垣柱預注左氏又作睥睨音義同欐音麗莊子梁麗可以衝城釋文麗一音禮司馬云小船也列子餘音繞欐注屋棟其旁出堡塢

堡音實小城也塢音古切小嶂也廣

韻云營居曰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

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

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
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
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
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
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
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

際垂楊傳置

傳音轉
驛也

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與有崖谷

傾亞缺圯

都鄙切

豕得以為圉蛇得以為數人莫能居至

是始命披荆蠲疏

荆扶弗字
弗二切

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

檉丑貞切
河邊小楊

易為堂亭峭為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馮

空拒江

馮音憑

江化為湖衆山橫環嶠闊

嶠音聊一本作崕淹

淹二音嬰
嬰水絕遠貌

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

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

為朝室又北闢之以為陰室作屋于北牖下以為陽室

作斯亭于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
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
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
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薄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

南北東西皆水匯

胡罪切
水回合

北有雙山夾道蘄然

蘄祖威
仕威二

切高也

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

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

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

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

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

山其西曰四姥山

姥莫補切

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

一流

本作

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

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茹房

茹古牙切藕莖

也一本作茹房

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

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

周禮注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則廓

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

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

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

者得石枰於上

枰薄明切博局

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奕故

以云其山多榧多櫨

榧丑貞切櫨音諸

多簣簞之竹

簣音雲簞音當竹名

多橐吾其鳥多秬歸

潘云秬將几切即子規

石魚之山金石無大

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秬歸西有穴類仙奕

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
穀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
之魚及石鯽多條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
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粢脩
形糝糝糝音所又音胥糝諸韻皆從禾音徒音土沛國呼稻曰糝酒陰一作陰虔則應
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
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柳河東集注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注卷三十

宋 童宗說張敦頤潘緯 音釋

書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

惚

上虛晃切與恍同下音彷彿總失意也

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慙不自定

慙其慙切心動也

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

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

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龜百病所集痞結伏積

潘云

痞音鄙腸中結病又音
地痛也又音击病也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

內消肌骨

一本
作肉

非獨瘴癘為也

癘音利
疾疫也

忽奉教命乃知

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

肓音
荒

復起為人夫何

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

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

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

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

一本下更有孤危字

厄塞艱兀

上倪結切
下五忽切

事既壅隔

一本作凡事壅隔

狠忤貴近

忤音誤速也

狂踈

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

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

旦快意更造怨讟

徒谷切

以此大罪之外詎訶萬端

詎與訶同

旁午構扇便為敵讐

便一本作盡

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

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

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

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

一本作無分毫事

坐

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瘡

一本無更字

以

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

一本作否

但

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

一本無得之字

又何

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

死

元和元年五月子厚母盧氏卒

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

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

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

獠老二音

卑濕昏霧恐一

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骨一本作

腸

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

一本陬作隅一本無

女子字潘云陬將侯切選魏都賦蠻陬夷落注陬落蠻夷之各居處也一名聚居為陬

無與為婚

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

人一本作大者字昵尼質切近也

以是嗣續之

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

慄慄然歛歛惴惴

慄慄一本作慄慄一本作惴惴歛香衣切歛朽居切歛歛哀泣之聲恐

此事便已推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

先墓

一有所字

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

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
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
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
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
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
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
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
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

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

謬

與義同

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

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

盥貫管二音

動逾歲時

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

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

晏本無議字

不能自明者

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

前漢直不疑人或毀之曰毋奈其善盜嫂何不疑曰我乃

無兄娶孤女云過婦翁者

過陟瓜切葦也魏武帝令曰弟五伯魚三娶孤女人謂之過婦

翁

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

一本作冊

管仲遇盜

升為功臣

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馬上以之為公臣

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

禮之

孟離妻下云

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詒

一本無為字一本詒上有

其字詒許候切罵也

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

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

名見本傳

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

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

國語晉文公伐鄭得

詹而歸將烹之詹倨焉耳而號公乃命弗殺

鍾儀南音卒獲返國

左傳成公九年晉侯

見鍾儀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予之琴

叔向囚虜自期

必免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晉囚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云云潘云向許兩切晉大夫羊舌肸也字或作嚮

范痤騎危以生易死

史記魏世家趙使人謂魏王為我殺范痤吾獻地王使捕之痤因上

屋騎危謂使者曰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奈何潘云痤才戈切危棟上也

荆通據鼎耳為

齊上客

荆古怪切事見前漢史本傳

張蒼韓信伏斧鑕

職日切錯也

終取

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

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

事各

見本傳

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渙

忍

恒音匡怯也渙他珍切忍乃珍切垢濁也

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

一本作病

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

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

力薄才劣

才一本
作志

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覲縷

潘云上當
作覲力和

切說大覲縷委
曲也俗作覲非

神志荒耗前後遺忘

無放切

終不能成章

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觚滯

一本觚
作抵

今皆頑然無復省錄

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

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

士一本
作上

亦不堪

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

以通家宗祀為念

一本通字
上有存字

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

一本

更有
雖字

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

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肩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

如得甘寢

甘與酣同
出莊子

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

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懇之至

懇懇
一本

作懇
懇

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一云名浚
字敬之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
莊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

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

念

暇即
畝字

憂憫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

一本作
是乃為

若

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

一本許作取
一本忠作中

用

是踴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

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

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

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

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

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

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

景略

王猛字景略

以尹緯為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

陟駕切歎

也

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

頗普何切

馬謖得以惑孔明

謖所六切

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

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

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

前漢本傳

許靖以人譽

而致位三公

三國蜀志

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

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
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
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
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
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

一本此下有而字

趨走

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

用

一本不字下有盡字

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

也詎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

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

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

足我而悲我哉

慈梁記切
說文毒也

茲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

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為

能得其所以薦

一本又有得其所以言一句

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

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

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

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

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屈其勿切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為之不巳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

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

通流當世叔仲鼎列

唐登科記大歷九年楊憑中進士十三年楊凝中進士十二年楊凌

中進士皆有
名時號三楊

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

凌子敬之
字茂孝嘗

為華山賦韓愈稱之
中元和二年進士

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

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趨堯

舜大道

大一本
作之

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

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

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奏章

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
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
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數十
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
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
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
周哀如屈原興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
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為今之人

一本此下有笑字

則世之高

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

眊音冒
目少精

内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

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

普故切

撫心

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

晏本無又字

五年之間四為

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

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

意於筆硯

一本意作志

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

董云矻丘八切

堅也潘云口骨切勞極貌又健作貌

中心之悃懣鬱結

悃口本切誠也懣平力切綴密也

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

棄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

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
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
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
為大族五六從以來

從才用切

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

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
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
好官猶不解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
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

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

子厚娶楊凝女

貞元十五年卒

寡居十餘年嘗有壹男子然無一日之命

謂楊氏嘗

孕而不育也晏

本無上一字

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

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

矣天若不弃先君之德使有後嗣

一本作

或者猶望延壽

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

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

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

一本作下

不勝感激

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墳書

裴墳之弟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棄，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音壽不得者，譴張排根。根一本作恨，譴音軒，根胡根切，軌也。唐裴度傳為姦檢根。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

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

一本下有耳字

不知其卒

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

古慕切

而不能即

死者以為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尚不肯已

嗔稱

人切惠也字本從言

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

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為匪人耶

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

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

寡其為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

子尚能耻之

煦吁句切
鄒衍事

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

然而不耻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矣虜聞吉語矣

憲宗

時伐鎮冀王承宗承宗
本吳丹部落故曰吳虜

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

澤流言飛文之罪

出劉向
傳云

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

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為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

川考績已久獨蔑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

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

一本無嘗得字
恙餘亮切憂也

兄顧惟僕之

窮途得無意乎比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

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
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
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
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

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艱艱不安之勢

艱俛
結切

艱五
忽切

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

操其間

操其間一本作造其門
哉爰逆及切不安貌

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

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

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

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

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

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

名一本
作聲

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

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

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

囂虛驕五
高二切

漸成怪

民節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讐人之心

言一本作罽

日為新

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

橫生

橫尸孟切不順理也

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

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

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

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

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腿

重直隴切腿馳偽切不輕

健也一曰足腫

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

慄

潘云慄七感切慄來感切陰寒貌慄一本作慄所錦切慄力錦切病寒也

毛髮蕭條隤然

注視

隤九遇切心驚貌

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

間聲音特異鵠舌啁譟

重云鵠音決說文鵠鵠或從佳啁音卓

今聽之怡

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

警么切

晝夜

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

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

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

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

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

余瘖

金切不能言也

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

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

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

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

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

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

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僅因賊平慶賞

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

枿牙割牙
結二切伐

木餘也

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

菌九頃切

一釋廢

銅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

土一鄧為耕

鄧一本作廛潘本作鄧云澄延切一家
之居也集韻亦作廛廛廛鄧無此鄧字

朝夕謠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

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

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李邕之弟

杓直

杓卑遙切李
建字杓直

足下州傳遽至

傳音
豕

得足下書又於

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

藿徒

切

聞人足音則跫然喜

潘云跫按莊子音義巨恭曲
恭曲勇三切悚也又苦江祛

局二切喜視又官

韻音胃又人行聲

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

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

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

過

隔一本
作塞字

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

音戰寒
動也

坐則

髀痺

髀部禮切股骨
也痺卑利切

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

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為

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

虺大蜂

蝮芳六切蛇出南方虺許鬼切蛇也

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

畏射工沙虱

潘云即蜮也如蠶三足名射工一名水弩含沙射人影則肌瘡如疥亦名短狐

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痂

童云瘡榮美切瘡也

時到幽樹好石

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園土一遇和景負

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

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

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

愴楚亮切

誠不足

為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
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言之今
僕癰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為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
為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為妻生
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推傷之餘氣力
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

一本下有越字

不過為三

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

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

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

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

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

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

煦吁句吳羽二切

僕豈敢衆人待常州

耶若即人

一本即作衆字

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

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

裴頃蕭僖也

僕各有書足下

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

崔羣字

在近地簡人事今不

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與顧十郎書

一本作顧十一郎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執事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

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

衽音衽衣襟也潘本作衽

咸曰我知恩知恩

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底

一本作抵字

當隆赫柄

用而蜂附蟻合煦煦趨趨

煦吁句切趨千余切

便僻匍匐

便毗連切

以

非乎人而售乎已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颶逝不為
門下用矣其或少先知耻懼恐世人之非已也則矯於中
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
蓄力秉志不為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

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

貞元九年

十年顧少連以禮部侍郎知貢舉取進士
六十八人諸科十九人此書想與少連之子

執事試追狀

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
譁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

惶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增榮謚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為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璫

璫者復以病執事

重云璫音鎖今按文云不意璫璫者即合音瑣璫碎也晉書習鑿齒傳璫

璫常流碌碌凡士柳文用此

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

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于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排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垂繆於時離散擯抑而

無所施用長為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
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為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
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為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
懼老死瘴土

一本下有中字

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為執事一

出之古之人耻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

潘本作幾几利

切與冀通

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

涕

浪音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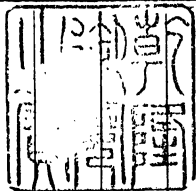
書不能既

一本作就

宗元謹再拜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



柳河東集注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河東集注卷三十一至

詳校官內閣學士

臣瑞保

檢討

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

臣馮敏昌

謄錄監生

臣方祖益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注卷三十一

宋 童宗說 張牧 頤 潘緯 音釋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元和九年作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

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

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

役使掌固

固一本
作故字

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

志於道者不若是

一本之下有有字
一本不下有宜字

且退之以為紀錄

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

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

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

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

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
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
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

則一

本作必字

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

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

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

也

以一本作行字

其不過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

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

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

為史其族亦赤

范曄作後漢書以謀反伏誅

司馬遷觸天子喜怒

司馬

遷作史記遷言李陵武帝以遷欲沮貳卿下之蠶室

班固不檢下

班固作前漢書固僕罵洛陽令

種競競怒以事

捕固死獄中

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

崔浩作魏史立碑以彰直筆衆

怒陷於魏太武帝以為暴揚國惡帝怒逐族誅浩等

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

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

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

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

武事多有誠如此者

一本誠作誠字

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

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
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
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
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言語

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

磊魯猥切潘云軒作

振音軒舉也

決必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

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

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
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
正直行行焉如退之

言一本作議
行胡浪切

猶所云若是則唐之

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
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
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
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
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
不得實未即籍者誠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
竊自冠

古玩切

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

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

永州刺史崔能

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

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
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
虧側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

直以一時取笏為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厲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

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

且即餘切史記荆軻贊曰

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

言大將軍徵蘇建

史記衛將軍傳

蘇建語余

言留侯徵畫容貌

史記張良贊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今孤

曰云云

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

秋傳所謂傳信傳著

穀梁莊公七年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

雖孔子亦猶

是也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與呂恭書

一本作與呂恭論墓中石書
書在荅吳武陵非國語書後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
部中廬墓父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
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
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
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

一本此下
更有亦字

望而識其時也又

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

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

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為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

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

為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

擢一本作耀

而掘其

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為之乎且古之言葬

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為議

禮記檀弓篇國子高云

況廬而居

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為辟

潘云四亦切邪

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

偽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

人也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

奸音干犯也

而因以為

利乎夫偽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槌過恐傷於教也然

使偽可為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

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

恭嘗以監察御

史參江南西道軍事時韋丹為觀察使

固無闕遺矣作東郭改市鄺去比

竹茨草之室而埽土大木

埽巨至切堅土

陶甄梓匠之工備孽

火不得作化惰窳之俗

潘云惰徒果切窳以主切窳情也惡也史記以故詒窳注詒窳

苟且懶惰之謂

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

徭書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豪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毋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答劉禹錫天論書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為天說為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

一本無明字

及詳讀

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
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
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為異也子之所以為異者
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
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一本更有為
天耶三字為人耶抑自生
而植乎若以為為人則吾愈不識也若果以為自生而
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蓏之自為果蓏癰痔
之自為癰痔草木之自為草木耶是非為蟲謀明矣猶

天之不謀乎人也

乎一本
作于字

彼不我謀而我何為務勝之

耶子所謂交勝者若天恒為惡人恒為善

一本若字
下有知字

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

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

禹錫天論云天之道在
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

道在法制其用在是
非有全篇見附錄

是判天與人為四而言之者也余

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

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

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

人也

一本又字下有曰字

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莽蒼

之先者力勝也邑郭之先者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

智窮也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

要以亂為天理理為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與天

者愚民恒說耳幽厲之云為上帝者為所歸怨之辭爾

一本為作無字

皆不足喻乎道

一本無皆字

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

羨餘面切餘也

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為得不亦裕乎獨所謂

無形為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

行僧得此說

五行下
五切

異孔穎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

子何庸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

氏說

韓康伯
孔穎達

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

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

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

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

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眎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

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
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三易者
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
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

一本異字
下有說字

無乃即其謬而承之

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
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
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未詳
其人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

希聞兄之學為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聞兄

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一義

事在僖公三十三年

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

韓宣英名

睦呂和叔名溫一本亡友在韓宣英上者誤

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

京中於韓安平處

韓泰字安平

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註

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

陸贄一名淳書著春秋微指二篇集注二篇春秋辨疑七篇

及先生為給事中與宗元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

卷始得執弟子禮未及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

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

謬不克卒業復於亾友凌生處

凌準字宗一

盡得宗指辨疑

集注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

事見莊公四年

見聖

人之道與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童云禚諸若切齊地名也事在莊公二年

見聖人立

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

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事在宣公十一年

見聖人褒

貶與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為不遇也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

事在僖公十年

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

子不務正義棄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

父為之辭

仇牧事見威公二年孔父事見莊公十二年

今兄言貶息大善息

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息發也今錄以往

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渝平

事在隱公六年

量

力而退告而後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

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

不合兄亦當指而教焉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

一義

事在文公元年

雖啖趙陸氏皆所未及

啖音淡啖助趙匡陸質也

請具

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

勒為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

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

焉必同於孔跖優劣之說故直舉其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自為罪人捨恐懼則閒無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于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

乃計切

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

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
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
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

軼音逸

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

敢僕每為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
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

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

詬古候切狐

疑猶豫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為當僕然

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

道州刺史呂溫

亦若吾子之言意

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為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為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螾蛭然

螾與蛭同音贅

雖鳴其聲音誰為聽之

獨賴世之知言者為準

一本更有其字

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

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為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汙篋牘

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元白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溫字化光
一字和叔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

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

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

道

泥乃計切

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奇恍惚若

化而終不可迹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

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

漸將廉切

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
謬以為僂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
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為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
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尤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
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
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
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救一本
作究凡為六十
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怏於亮於
兩二切

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
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
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類

盧對切

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

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後慮以卒相之
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

李景儉字致用

有韋詞者告余曰吾以

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之為書者豈若

是撫前人耶

撫之石切拾也

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

明道也非以撫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今余為

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
乎是況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者愈狹矣卒如
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啟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
者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惡焉惡女六切慙也於化光何如哉激
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與友人論文書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
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頗普禾切偏也得

之為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

一本作明字

探其深贖

雖有蕪敗則為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

黜其實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勵刑精竭

慮者幾千人矣

刑五官切

其間耗廢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

數乎登文章之錄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

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

代之下乎率皆縱臾而不克

童云縱子勇切臾音勇縱
史樊勵也出前漢衡山王

傳

蹢躅而不進力蹙勢窮

蹢與蹙同
子六切

吞志而沒故曰得

之為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辨訥升降繫

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

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

今者比肩疊跡大底

一本作抵字

生則不過死而垂聲者衆

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

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

一本無著字

固有文不傳於

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文之士

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挾其意

挾二決古穴二切

抽其華置

齒牙間遇事蠶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

激與
侔同

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為害已甚是其所以難

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
動交於胷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
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為一通
想今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

何如耳

一本視字
下有其字

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柳河東集注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注卷三十二

宋 童宗說張敦頤潘緯 音釋

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

之長人者之志

長展
兩切

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

以庶富且教為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

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
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
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
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
無貲以求於吏

貲即斯切
賄財也

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

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

贏音盈有
餘利也

則無富之名而有

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
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

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

招徠運切收也

其為不均大矣非唯此

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取

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太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為工商浮窳

窳以主切情也

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

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

亦不欲以民產為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

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為理饒之理
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
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為長者所笑弄
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
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莅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

韓暉
字宣

英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
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汎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
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

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

焉祁大夫不見叔向

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今而預知斯舉下走

之大過矣

一本作過大矣

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

宗元再拜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當依潘本饒作連字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

崔簡

字子敬子厚姊夫

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

憤古對切心亂也

宜以為未

得其粹美而為麓礦燥悍所中

礦古猛切銅鐵璞石也慘七感切潘本慘作燥

先到切
乾也

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

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
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
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
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
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麤踈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
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
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

炯戶若
切光也

其竅

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
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麤疎而下
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頰不

發

頰與悴同
疾醉切

叢齒積頰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

泄火生風戟喉癢肺

癢與
痒同

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

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
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
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

歧採曲皆可以貫犀革

犀革甲也

北山之木雖離奇液瞞

潘云

離力爾切奇於綺切一讀皆如字前漢輪困離奇注委

曲盤戾也液音亦瞞謨官切莊子作液搯亡言莫干莫

半三切注液津液

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

玩古

切

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

音

項拘攀踠跌

攀閭緣切踠於院切屈也曲脚也跌待結切踢也仆也

薄蹄而曳者

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瑰璞

雍於用切州名

皆可以備砥

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

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

並出禹貢

若是而

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

潘云飲於禁切飲之

也魯之販羊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

關轂而輶輪者

輶胡瓦胡果胡果三切禮記輪

人以其杖關轂而輶輪關牙也輶回轉也

皆可以為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

以為太醫

扁鵲盧人也

西子之里惡而賸者皆可以當王侯

賸頻賸二音慶頻也

山西之冒沒輕儇

音

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

凶門制閭外

淮南子國有難君名將授之以鉞鑿凶門而出

山東之雅駸樸鄙

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

西漢中贊山東出相

山西出將

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

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

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

芩音琴其內皆爛故曰腐腸以字或作似

者誤

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

所主切

若果土宜乃

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為

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唯

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

以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而夸辨博素不望此於子

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答周君巢書

一本巢字下有
餌藥久壽字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

從知已日以惇大府之政

君巢蓋為
幕府從事

甚適東西來者皆

曰海上多君子周為倡焉

一本馬
作首字

敢再拜稱賀宗元以

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為朋行則若帶纒索

潘本作
纒纒纒

密北切索三股
曰纒兩股曰纒

處則若關桎梏

桎音贊梏
古毒切

予于而無所

趨

潘云才丑石切于耻六切
說文步止也運才于中報

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

童云枿音藥五
結切伐木餘也

隕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

矣然由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

者

潘云臞權俱切瘠也前漢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

以為壽且神其道若與

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

以見與固小人之所以不欲得也

人一本作子

嘗以君子之道

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

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

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

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

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

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

潘云屯讀當如怵徒昆切悶也楚辭中悶替之

怵怵注憂貌怵怵然無所舒也舊之閏切

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以私其筋

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

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為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

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僇用是奔竄禁錮為世之所詬

病凡所設施皆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而況

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弃不更

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
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
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
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
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
以為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

時是時既言皆沮然眊眊

洛代切

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

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

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辨

伏觀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糝燥濕

糝忍九女救
二切雜也

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

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恃力敵至則諾去

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

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掇堅

掇音惠又音
貫堅堅甲也

鳴鐘

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爲得恒久大利則又安得棄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

苦言哉今愚甚呐

奴骨切言難也亦納字又儒力切言緩也

不能多言大凡

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嘍

嘐譟譟以逮夜

嘐火芭切
譟馨么切

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

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
座則皆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
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
師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
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
縱而理逆卒為天下棄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
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

欽定四庫全書

柳江東集
卷三十二

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
以為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
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叅取
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
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
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

事出列子
說符篇

兄之

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為李
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

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為李睦州客者今欲已

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

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

潘云姻音因婿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婭音亞兩婿相謂也

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

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

臧獲僕妾皆左袒矣

潘云臧獲並如字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又男而婿婢曰臧女而歸奴

曰獲風俗通云臧罪役入為官奴婢獲智逃亡獲得奴婢也

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

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

欽定四庫全書

新注卷三十二

睦州讐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讐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

一本無不字

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生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讐欲速去其害兄之為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為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讐夫背親而與讐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懷懷也兄

其有意乎卓然自更

平聲

使讐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

忤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刲羣羊以為兄餼

刲傾畦切
餼許既切

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為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為

鹹醢教倉之粟以為酸

醢即醢字
呼蹄切

極五味之適致五藏

之安

藏才浪切
心脾肝
脾腎謂之五藏

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

蒲官切
大

也醉飽謳歌愉懌訢歡

訢與
欣同

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

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

膚日皴

潘云側救切
字當作皴

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

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强大
是豈所謂强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謹再拜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注卷三十三

宋 童宗說張敦頤潘緯 音釋

書

與楊誨之再說車敦勉用和書

一本作與楊誨之書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
乃見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知舜
之陶器不苦窳

音庾病也又器中空史記舜紀陶河濱器不苦窳

為信然而舜

之德可以及土泥而不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而開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煦

吁句切
溫也

然後不失其道則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

此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藝益工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於外君子之道也然則顯然翹然秉其正以抗於世世必為敵讐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其方其中圓其外今為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說

其有益乎行於世也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

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

音俳

非戲也

及賀州所未有者文又三篇此言皆不欲出於世

者足下默觀之藏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今日有北
人來示將籍田敕是舉數十年之隆典必有大恩澤丈
人之寬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
吻矣甚賀甚賀僕罪大不得與於恩澤然其喜不減之
足下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隆典太平之路果辟

音闢

則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而明也方築愚溪東南為
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有足樂也足下過今年
當侍從北下僕得掃溪上設有酒以俟趨拜足下發南
州當先示僕得與獵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以給膳羞
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福來辭行急
福來誨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某頓首
之之隸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一本作與楊誨之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

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具焉
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
決科求仕不為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
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
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
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
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
有以憂悲且憐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

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況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
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
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為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
弊車果為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恒人夫剛柔無常
位皆宜存乎中有名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

之時中然後得名為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子

之臺

家語相魯篇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
新侏儒又使仲由褻三都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

魯孔子以公登武子之臺命
申句須樂傾勅中取下伐之

及為蹇蹇匪躬以革君心

之非莊以莅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

色濟濟切

禮切

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

為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為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悛

與各同

高宗曰啟乃心

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三

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
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捉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
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
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
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已久
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
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印鼻
印即仰字
或音昂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為

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
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
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績文字以
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

重一本
作道

故曰中人以上可以

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
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為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
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
彼其縱之也度不踰距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

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唯狂克念作聖

尚書

多方篇句

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

得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為制其或優人

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為人所為者未

有一焉狂奔掣頓踣弊自絕

童云踣蒲北切仆也

故吾信夫狂之

為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為狂之克念者而曰

我不能

一本更有我不能三字

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

為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為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

我不能為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
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為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
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
豈教子為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
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
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為與世同波工為翦翦
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
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拘拘

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偏側擾攘欲棄去不敢猶勉強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為車之說耶忍汚雜囂譁尚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為佞且偽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

一本人上更有

生字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

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

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為若是豈恒媿於心乎慢其貌肆

其志

一本作支

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

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
不媿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為偽乎為佞乎今子又以行
險為車之罪夫車之為道豈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
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一本作矣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
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
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為是耶非
耶伊尹以生人為已任管仲蠶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
之

潘云蠶許觀切國語魯莊公東縛管仲以與齊使比
至三蒙三浴之注以香塗身曰蠶亦或為薰謂以香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三

蕙草葉沐浴
伯與霸同

凡君子為道捨是宜無以為大者也今子

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為古辭危然而措於世
其卒果何為乎是之不為而甘羅終軍以為慕棄大而
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
之道為不若二子僕以為過矣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
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
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
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

請古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

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

而又縱踴之樊勸也一本作縱踴之潘本作縱更之上子勇切下音勇已則決起奮

怒棹強越挾滛夫以媒老婦欲盡奪人之國智不能斷

而俱死焉武帝時南越太后樛氏幼與安國少季通元鼎四年少季往諭今入朝與太后私通國人

不附太后呂嘉遂攻殺太后及終軍等是無異盧狗之遇噬童云噬音叟翼隴間謂使

犬曰噬左氏宣三年公噬夫樊呀呀而走牙虛加切不顧險阻唯噬者之從

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欺二小子之道吾不

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時曾不得與於琴張牧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為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有道興大化枯槁伏匿縲錮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為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為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為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為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

處上聲
橫去聲

皆老而自克

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為阮咸嵇康之所為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虀

屈其勿切楚辭九章云

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

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為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為佞而利於險也明

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
為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
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

突吐忽切又音脫楚辭將
突梯滑稽注轉隨俗也

以矜利乎已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
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
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
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
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恒人為羣輩數十百人當

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為之面則為之背積
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挫折然已得號為
狂疎人矣及為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
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筭贏縮又
二年為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
為得然已得號為輕薄人矣及為御史郎官自以登朝
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礪加切然
卒不免為連累廢迹猶以前時遭狂疎輕薄之號既聞

於人為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
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
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為僕嚮所陳者
宜乎欲任已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
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
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
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為煩言
徃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為掩匿覆

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為
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
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
後道可顯達也

一本無可字

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

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為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

鄉校不毀

事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

蝕又何益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
為書言文章極正其辭與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

且為蒲梢駸駸何可當也

捐所交切駸音決駸音題史記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號

蒲梢又前鄒陽傳注駸駸駸馬生七日而起其母

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

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

閑廢錮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

大敢以是為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市

潘云市側治切春也此當作鉶

鉶音同史字多通用

決溪泉為圃以給茹其隙

與隙同

則浚溝池

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為適亦足老死無
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

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事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闕
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
道人行粗道大旨如此

粗坐五切疏也

宗元白

答貢士沈起書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蒼頭至得所來問志氣盈牘
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僕之樸駸專魯

駸語駸切

而當惠施

鍾期之位

惠施與莊子鍾期與伯牙

深自慙也又覽所著文宏博

中正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寶甚厚僕之狹陋蚩鄙而膺

東阿昭明之任

曹植字子建封東阿王蕭統謚昭明太子皆善論文

又自懼也烏

可取識者歡笑以為知己羞進越高視僕所不敢然特

枉將命猥承厚貺豈得固拒雅志默默而已哉謹以所

示布露于聞人羅列乎坐隅

乎一本作于

使識者動目聞者

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為報也嗟乎僕嘗病興寄之作堙

鬱於世辭有枝葉蕩而成風益用慨然間歲興化里蕭

氏之廬覩足下詠懷五篇僕乃拊掌愜心吟玩為娛告

之能者誠亦響應今乃有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

相百覽者歎息謂余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
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相變之道質文相生
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長短大小之所出子之言云又
何訛焉來使告遽不獲申盡輒奉草具以備還答不悉
宗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
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

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

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

赫烈之虞

煬音漾炙也熱也

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滑滑之具或

以不給

滑息有切滑息委切秦人澠曰滑齊人滑曰滑禮記滑滑以滑之謂調和飲食

吾是以

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

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

其季切

於是有水火之孽有

羣小之愠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

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

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

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

一本作無他故焉

京城人多

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

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

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

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

是僕私一身

一本作已

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

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

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
良恨脩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
孟幾道言而痛之

孟簡字幾道

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

一天

本作大字

凡衆之疑慮

疑一本作所字

舉為灰埃黔其廬赭其垣

黔巨

淹切赭音者

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

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

祝融火正回祿火神

則僕

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

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

許穢切

發策決科者

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

有望於子

一本作乎爾

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

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

事見左傳昭公十八年

今吾之

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

元和二年參元中進

士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

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

來言足下為辭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

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

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柳河東集注卷三十三